

序

成長於變遷中的建築理解

畢光建

文中集中收集的文章，試圖回答建築專業如何在一個極速變動的年代裡，一如許多其它的专业，以及更多的新興專業，重新定義她的專業。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雖然我仍然不確定答案是什麼，我也不知道這些文字回答了多少，或是正確的成分有多少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確定的，那就是我們不得不反覆的追問：「建築的理由」是什麼？我相信，答案應該在這答問辯駁的過程中。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，在不同的政經條件與文化社會裡，都有她較特定且明確的答案。我也相信，她的答案經常是異質，甚或液態的，她需要在不停的自我反省、調適、回饋、與媒化過程中，一再的被補充，一再的被定義。

建築的理由有很多，從最基本的「房屋不能漏水」，到「臺灣的建築未來是什麼」等，都是非常好的理由。因為，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是建築專業提供服務，提出答案的動力。因此，無論是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或是具體務實的理由，這些答案構成建築專業的全部，當建築專業提供服務時，她需要滿足所有的使用人或使用物所需索的理由。建築師不斷的對他的時代的人事與涵構提出問題，並開出藥方，正是這個試煉與淘汰的答問過程，形塑出每個時代建築專業的綱要和細目。然而，不知何時開始，這種持續答問反覆定義的專業機制，逐漸演變成「有答無問」，或是「答問無關」的狀態，甚至更多的時候，答問已然完全停擺。

當我們檢視今日臺灣的建築答案時，發現建築專業逐漸趨向兩極。M型的現象以不同的方式發生在建築專業上，她的兩極化是：僵化死硬的一端，與遺世獨立的另一端。僵化死硬的現象呈現在：補習班科舉式的學習，政治正確的關懷，虛與委蛇的教條，似乎面面俱到的典章，和無數無法落實執行的制度。遺世獨立的現象則呈現在：設計教學的喃喃自語，建築創作的自戀自溺，行政部門的文創包裝，開發行銷的鏡花水月，建築大環境裡「表裡不一」的狀態已經趨近「公然欺騙」，和「公然默許」的程度。M型的建築大環境，助長我們逐漸抽離現實，在陌生但是真實世界裡，先是無感，再而無知，最終以無能收場。我們耗盡熱情體力與資源，卻仍無可避免的，徘徊在對建築的追求與挫折、想像與真實的錯愕中。

建築的業界與學界同時定義變遷中的建築專業，業界與學界是一面鏡子的裡外，彼此透過鏡子看見自己，也看見對方，如果兩者都能用心的回答：「建築的理由」是什麼？也許，真實的答案可以拉近彼此的理解，建立彼此的信任，兩者庶幾可以拼貼出建築的真實，溝通鏡子裡外的世界，在M光譜的大約中段，找到此時此地屬於我們的答案。用清楚簡單的問題，換取務實可行的答案，可以幫助我們重塑建築的專業，可以在焦慮的年代找到建築的理由。用以上簡陋的文字姑且說明：將這本尋找《建築的理由》的文集出版成書的理由。